韓文起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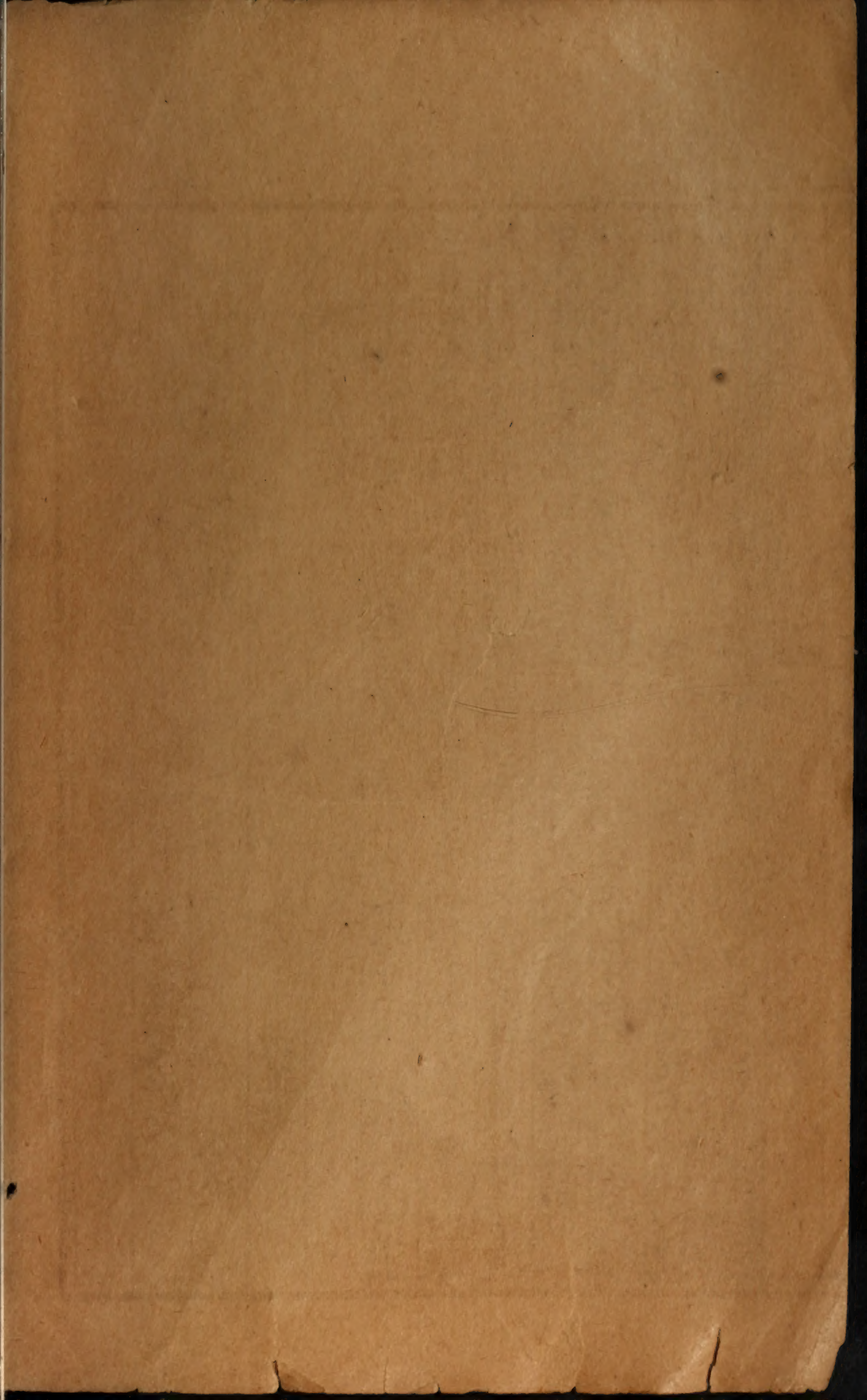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　應建屏之
男　沅芷之　仝校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 系所自出 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生長江東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 三試禮部貞元八年與公同成進士 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 試于吏部受官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 貞元十年 既斂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 敘葬處 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 疑其何以僅止于此 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 以俗之慕壽惡夭理不可解 生而不淑孰謂其壽 虛生無益本不足慕 死而不朽孰謂之夭 所存者長亦不宜惡 用翻案語起下 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 有不朽之具 已乎元賓 唐文粹無此四字 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竟不能成不朽事業為可惜非為其夭而哀之也○三呼已乎元賓四字慘極



歷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大理評事（為從事二）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伏下問疾哭死來歷）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吳郡所以見重者以汝州平日有善政亦藉崔之補益可知因前段既正寫故帶敘在此作承上起下語是行文變處）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獨專其任）鑿澮溝斬茭茅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實敘其不負所署○為從事三）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竟不能取高位于朝○敘年壽）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率幕府寮屬五字直貫至此瑣瑣敘出所以見崔之足重非寫隴西吳郡之厚道也）于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敘葬處）君內仁九族（收上攜扶孤老句）外盡賓客（收上人士多從之遊句）于其所止其來如歸（收上託于江南家于汝州及鄆州參軍汴州巡官句）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自始至終不因人而異其情）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已上總敘崔之德在人亦非寫親朋之厚道也）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

林西仲曰元賓文行讀與李秀才書可見人只惜其夭而不知無所短長之人雖壽無益也死而不朽猶愈虛生元賓有其具而不及用與無具同豈不可痛此銘中大意也開手數行乃銘之序因未有行實故不能為作誌耳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仕)大父伭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仕)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不仕 敘三代)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挈其族而避亂)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有文學)敦行孝悌(有德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不拘小節所以玩世)江南人士多從之遊(以其可狎而親之敘其不應舉不求仕亦有終隱江南之志)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屬延安府言晚年始受幕府之聘)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獨重其任)直道正言補益弘多(虛敘其不負所命補出直道正言四字方不是一味詼諧卓詭立言妙有分寸為從事一句)既去職遂家于汝州(即開封府襄城縣以各藩鎮尚在用兵江南亦客寓故也伏下葬汝州來)

倒敘。所以別言之。伏下文其起而大之案不但化板為活也。○已上紀其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在家孝弟。此德行之本。倒敘事兄。伏下文兄之子衡句。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于其家不敢有專焉。兄弟妻之長者為姒。因合葬不得不陪一筆。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詬罵之聲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視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恐衆怒難犯。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以其與叛亂無異也。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觀則必擊叛亂之罪。本可以死。且係司法者之責。非作謾言以謔之也。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刺史可出矣。後刺史至。加擢任嘉其能應變。貝州由是大理。刁俗既變。無為非者。○已上著其德行。其葬曰。翲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今淮安府。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已上識其葬。人謂李氏世家也王侯之後與他家不同。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起不甚大。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更不大。翲其孫也。距侯七世矣其蘊更久。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文行兼優。非人所及。此則其起而大者。不必以官之高卑論也。○已上決其後當興。總括全文。

人。敘妻子。吾聞仕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屈于其身必伸于子孫收上幕府狀聞使者未復命句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是生前詼諧縱詭處偕入而出乘馬馳是生前卓詭不羈處一日不見而死呼其悲哀其死〇以交情作銘另是一法

林西仲曰公與崔同在董公幕府相與必狎其間疾哭死時吳郡所卒寮屬想公亦內也作銘不難于詳悉而難于逐段中正寫側寫虛寫實寫上伏下應變化錯綜。全不費力余嘗謂文之至者如畫梅畫月其正面在不着墨處看書者亦當向不着墨處求之非寢食于莊子史記二書必不知此等妙文噫難言矣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翶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先點出名爵葬處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點出誌銘總一句下方分敘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蘊而發者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蘊而再發者由侯至貝州凡五世仕不遂者三句中獨此句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學之精善講說教之晰一篇之綱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先達忘其貴顯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不待別求受業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得卒聞帖帖安靜貌言屏其貴介囂凌故習也○已上敘平日之見服于人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于學者亡其朋即其寮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賻襚之禮○已上敘死後之見思于人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唐文粹無此七字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還凡十九年不離太學已上敘畢生官爵履歷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敘祖父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敘妻子系曰系猶繼也即銘詞先生之祖氏自施父魯惠公子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聖門得名讎為博士字長卿沛人西漢甘露中與諸儒雜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延為太尉字君子沛國蘄人明五經星官風角東漢順帝徵拜是官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二皆吳人而著聲者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由薦徵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左傳云光遠而自他有耀

林西仲曰遷葬與始葬不同蓋始葬既有誌銘詳列世系官爵名字則遷葬皆可從略也篇中截然分出三段皆用曰字者以世遠事湮及李翺往遷至兆月日不可臆揣故不得不用翺言實非刱格題有誌銘兩字文中止說識其葬似不用銘然以前三段為誌即以後面散行數語為銘亦無不可蓋公集內未嘗無散體之銘此亦非刱格也末以世家之緼必發立論而謂翺有道甚文為起而大之人雖屬緼發之變局但唐朝文行如翺可以不朽者實不多得較之富貴磨滅之人相去萬萬若謂以其有道甚文即可以立致卿相光大其宗似落于世俗之見而為此不可必之游詞恐非公立言本旨也切勿與崔評事誌銘有後句一例看却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此敘誌墓之辭起手

崔造張正則及韓與盧共四人相友善永泰中居上元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四人好言世事皆自謂王佐才其義以為道可與夔皐者侔故云爾名夔之一說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名夔之又一說○二說故作懸度不定之詞伏案妙大曆初代宗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安史吐蕃方平士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前輩多在此進身士字諸本俱作仕誤○故自任者以千百數人皆以李公必來請已可因之而進身也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取人之奇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是其常守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從大夫取人處驗之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又從其從人處驗之○二意又故作懸度不定之詞伏案妙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總敘官職年若干而終或作五十四在官舉其職因不詳其行實故總補一句○已上誌盧公畢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毋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敘其妻之賢壽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

言不在其身而在後人。此言先生所學教人。人之得用于時者。皆其所傳也。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所使人無適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纔得本旨。卑讓肫肫。出言孔揚。肫肫。目藏貌。揚明顯也。今其死矣。誰嗣為宗。不能再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今陝西咸寧縣。高四尺者。先生墓邪。檀弓云。封之高四尺。○點出葬處作結。

林西仲曰施先生除講說二經之外別無一事可傳故自始至終只挈定這一句話生發出許多波瀾便見鬧熱無比至敘其年壽卻放在十九年太學句內帶出敘其籍貫卻放在銘詞始為吳人句內帶出多少省力其先點祖父妻子後點譜系分屬誌銘便不顛倒此在他篇中另是一格若他手為之必不能布置如此自然成一片文字也葬處不待另點而以韻語出之竟作銘詞結尾尤見高妙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宗猶宗子之宗。長也。名會。官至左右史司起居注。以道德文學伏一世。柳子厚稱其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

文中既說請銘篇末又無銘詞因葬在先此番以其配祔不便獨賛郎以敘事為銘不可以常格拘也

林西仲曰盧東美殁後二十餘年方請銘與其妻合葬止存進身入官履歷並無事蹟如何成得一篇文字看他虛虛將四蘷名目及李栖筠署為幕府一節敘在前面俱托之天下大夫士所與以為後案然後把乞銘内事業兩字只用數語閣起而以未仕之先衆人所與處懿其為德看來雖似個盧公實録其實四蘷原非盧公一人即李栖筠所辟崔造在内亦非獨取盧公一人其當時天下大夫士更未必盡知其事而嵩與盧公一人也自首至尾總是空中樓閣妙在步步作懸度不定之詞無一字指實便不傷于支離附會此乃無題目文字只得如此措筆若令人為之不知費却多少湊泊耳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敘原籍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拘而加以嚴刑使自誣也法曹曰我官司也不可以為是廷爭

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指崔韓張三人）先人之友無在者（別無可求）起居丈有李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以平日必有聞于起居君者）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敘乞銘）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若可舉仍是一偏之行亦不足貴）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欲全舉又不能○先推開上文事業兩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兹可以審其德矣（還在德上立論）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收上文謂之四夔二段）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于俗得所從不擇外内（幕職京職）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于義乎（收上文得人得其從二段）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已上皆就衆所與處審其德亦作懸度不定之詞收束全文妙）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今屬東昌府）父同舒州望江令（舒州今安慶府望江屬池州○敘盧君祖父名爵）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今兗州府鄆城縣）父進成鄜州洛交令（今屬延安府○敘李氏祖父名爵因合葬不得不併敘）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敘子女）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敘葬地）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敘葬日）○

報而遽死重言以深惜之

林西仲曰盧處士畢生未受官職即在家亦無卓卓可紀者從何處成得一篇文字公即因他少而孤追敘乃翁所以早死來歷點綴在前便見有許多出色及敘其能自立不出仕處歸之于不忍離母不忍棄弟妹絕不提出孝友二字而孝友之德躍躍見于言外其銘詞把富貴名壽世人往往有幸而得者與其材其人比論一番因用一逢字一迎字而歸之于命見得世人為利為名逢迎萬狀亦是命該如此而處士獨以侍母育弟妹終其身命雖不幸其自立有不可及者此意亦當于言外求之凡作文字必寫出一句纔成得一句者便是不會作讀古人文字必見得一句纔曉得一句者便是不會讀也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敘祖父名爵侍郎命君後兄

之以死恐官守有虧以身殉之河南怒命卒捽之持其髮使不得奮爭法曹爭尤強不為少屈并收法曹拘其身使不得再爭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知事已結卽使再爭亦無益故法曹出徑歸臥家棄職而去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嘔血死抱不平之恨而死東都人至今猶道之已上敘其父早卒來歷因其無行狀可據故以得之衆口為詞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伏下不強教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有進仕之具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愛而且敬身必相依故不能應舉京師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貧而且勞義不可棄又不違自致功名○已上行實已畢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敘早死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伏下弟為舉葬于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于龍門山先人兆喪事稱家之有無故葬之甚薄僅有車一乘之費○車一乘之葬出國語晉厲公事愈于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材指其自立言何數何可勝數也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人謂人品指母育弟妹言侍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以不能如人食

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此奇士無可奈何處○再任官爵）今天子修太學官（憲宗二年）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此公卿亦從棄奇與人為同處着眼○官爵止此）元和四年年卅七（○卅四十也○敘年壽）二月十四日疾暴卒（敘卒月日）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敘妻室）凡産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無子）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兩世皆無後然皆見推于時）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已已弟之子小名也命以為嗣）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自東都）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敘葬所）銘曰

官不遂歸譏於時（時不能用此其可譏誚者）身不得年又將尤誰（非人所為無可歸咎）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身後僅賴有此不得於人又不得於天此理之不可推者也）

林西仲曰薛君才品殊絕又不屑于見長求用是其氣高務奇不同俗處如詩之工也未嘗廣布之於書而自傳於人口如射之工也亦未嘗預陳之於帥而偶展於大會若守此意而不變即佐河陽軍亦不能任事況東都助教乎但以眼空一世之人令含素性而曲就散員鬱鬱於

據（出繼為伯父嗣）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敘嗣父名爵）君少氣高（二字是全篇之眼）為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亦氣高所為○敘才品）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應舉時不但無干求意且不放先輩在眼中耳是其氣高之實）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奇文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快絕）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初任官爵）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偏遇着這等軍帥悶殺）傳一幕以為笑（武人幕中蠢漢却會輕薄從來如此）不為變（以務奇不同俗為主○此時帥已不喜玩下文加一益字便知）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句）醻錦與金若干（大立賞格○武人時要賣弄伎倆矣）此一軍盡射莫能中（以標的太高故）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挿兩矢於腰間而以兩指夾一矢從座中起）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原大為求賞計）遂適射所往一座皆起隨之射（意其必不能中復欲相傳以為笑也）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既命中又所中必洞不但為文有氣力射亦有氣力也然隨射者又以的壞為幸免其出醜）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軍人亦解事快絕）帥益不喜（止有一副伎倆被人壓倒安得不氣殺）即自免去（自知不容見幾而作亦是氣高處○前作書奏之奇猶在人意中此則出人意外矣奇士之不可測如此筆筆寫絕）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與其帥頗合故能任事立功○此時已棄奇與人為同矣玩下文又加一益字便知）

疾歟已也宰相知君。○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誤認為從李公求薦即誣奏君前在
軍有某事恐君在天子左右發已之惡以阻之上曰吾知之矣不即處分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
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不欲行從史之誣給事中知君上使
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暫貶之後欲用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天子亦知君明年元和
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敘卒年月日○此一死大
是疑案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惜其不及在天子左右也君卒之九十六
日詔縛從史送闕下使吐突承璀誘而縛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唐史貶驩州司馬賜死子從嶺南○
伏下君棄去遂敗句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敘贈官
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敘葬處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應上折從史於會及引從事往爭句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應上棄職引疾及奏起不應句
○敘生平品行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原是奉命為佐軍帥
死貞元二十年李長榮薨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
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為皆從史請君之言○有惟君無分寸私句則後此為

中。其何能久。所以暴卒。銘語惜而哀之。其意無窮。細玩便得。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敘姓氏諱字。○先提出官爵。以其平生賢行。始終於昭義軍佐也。從史為不法如首建伐王承宗之謀。陰與承宗通是也。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使知不法之可媿。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行於下之令。開於上之章。為之更改其詞者。非一次一件。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欲防其不法之漸。從史常聳聽喘汗。已上伏下聽用其言得不敗句。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欲屈之以眾論之同。從史雖羞退益甚。如擅出兵屯邢洛皆是。○伏下不聽信惡益著句。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示其疾之真。當是時。天下以為賢開手未敘其事。先稱為賢。以有公論。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開手不言姓孔氏。直曰孔君。亦以眾論所稱故。○天下人知君。會宰相李公吉甫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以疾辭。恐從史謂君以

其不法而能力爭及屢爭不改而能引疾辭去可謂得進退之義所以天下皆以為賢謂宜在天子左右者以其立朝必能面折廷諍不至陷君於過惡可以立致太平也從史初聽其去而不加害量彼一解職臥病之夫不足重輕姑度外置之耳忽讀詔書知為李相國奏起因私念平日種種不法孔君既用勢必上聞不得不思所以奪其官追誣奏三上天子重違大臣之意雖加輕貶猶有將用之言又不得不思所以戕其命若謂將浴湯泉縣食遂卒非從史私人所為其誰信之故末段稱其勇於義不顧前後謂其本不以窮通生死為意即可以定從史之罪案曰南之竄有餘辜矣然猶恐人以失身昭義為孔君訾也因追敘其佐軍之始奉有朝命而來用其言則主帥安棄其身則主帥敗是孔君畢生只知奉公為國所以謂之賢佐也作者之意微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起法大奇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

誣奏可知。君不得已留一歲。（原欲行其所言。）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冀以私恩結君聽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總敘從史始末。亦所以總敘君之始末。以所關於從史甚大。故謂之賢。）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敘家世妻子及別葬廣武原之故。）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敘同母兄弟。以其顯名當世也。）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

銘曰。

允義孔君。（允信也。似誄似謚。確是不可易斷語。）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其行事誌已說盡。只宜戒人勿毀傷其墓而已。）

林西仲曰。唐稱潞州為昭義。即今潞安府。肅宗上元二年。置澤潞節度使。增領沁州。德宗建中元年。徙治潞州。始謂之昭義軍。貞元後。藩臣缺。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盧從史乃督將。既得志。漸驕恣。孔君佐之於

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更有吏才。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到底志不就。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已上次其事之始終。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敘妻子。是為銘。

林西仲曰。志不就三字。是一篇眼目。蓋惟有氣有吏才。所以得成其為志也。至於不能就時。無可奈何。惟有死後求其不至沈泯而已。篇首敘請銘處。分外生動。已見張君之志不同流俗。而銘中步步寫其有氣有吏才。正步步寫其志之不就。可悲之甚者也。若銘詞所以用誌體者。以墓碣豎在道左。與納壙之左誌右銘不同。原無定格。人以為無甚生色。余以為惟如此直書。方不是諛墓。而淡中有味。甚耐咀嚼也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屬兖州府。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總敘世系。用虛筆。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司衛即衛尉。龍朔二年改名。領武庫武器守官三署。少卿其丞也。

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與公同在董晉幕府時向有交情。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

凡所言必傳世行後。其言足重。○兩述張平日之言。以起下文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辱於盜。

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述抱嬰兒而來之意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

俾子孫得為名人之後所庇多矣。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已上致其請銘之辭。

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在貶所。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有氣者之言。吾才

豈不如今人有吏才者之言。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恐志不就。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言是汝以不朽之名與我也。○又引張平日所託之言而平生大志已於所言中見之把請銘語竟敘了半篇。

作法大奇愈既哭弔辭以平日交情哀之又辭不受。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

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次其族世名字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

才平生本領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有才氣之志。初舉進士再不第志不就。

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志又不就。再遷至河中

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有吏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又有吏才遂署河東

所以能濟竟以其職死已上敘畢君篤行能官之實事分兩頭又一氣而下亦是變格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不為家計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賴人之力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錸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子女皆無能成立者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屬河南府葬事皆人代任故曰從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原不待于自求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不求必為他人所得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不得于人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不得于天皆以未曾求之于朝故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天與人既皆不可知如此但求其死後得全葬地免于侵掘誠無可奈何之詞悲之極也

林西仲曰以抗賊死節之廣平其子終身不能邀錄忠之殊典蓋因其少為賞口于賊中及贖回長安又養于他姓在朝廷謂其宗既覆必不知尚有後也但王屋既能出身明經歷尉三邑見知于徐州河南二公攝令司庫卒未聞以其先人之節及其任事之能上奏天子以致竟死

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即給事黃門侍郎。開元元年。改門下省。是為景公是其謚。○皆士大夫之顯者。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以節死贈戶部尚書。歸重在此。○分敘曾祖祖父。一氣而下。不待另提。是其變格。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人無知者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憐節死者之後。求而得之。求增不得。所以不能併贈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兼官乃加銜。未實授。因未知是廣平之後故也。三句了增案。○百忙中偏能用補筆。垌既至長安。宏養于家。以其年幼故。教讀書。明經第。出身猶冒李姓宏死。垌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此時人始知是廣平之後。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官職止此。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年壽止此。○已上敘畢君歷盡危苦。竟不得大用于時。初罷臨渙。初任滿時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先世重名聞君篤行能官。臨渙成績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符離宿州秦縣及尉王屋。屬懷慶府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杜兼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其數甚多須謹廉吏。謹則不妄費。廉則不私利。今畢侯來。吾濟矣。曾與共事。知之有素故。繼數尹。諸署于府者。無不變。見利自然變節而畢侯固如初。始終如一

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五任而毋夫人[illegible][illegible]食其祿已上總敘五任簡而能該且帶寫出身之正課
最之優所以見毋夫人教育之良而以固在食祿句為關鎖融成一片多少筆力毋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
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不撓于權貴者一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
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不撓於權貴者二改度支
郎中使侍郎介恃介恃因寵藉勢也出左傳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
句不受責之而不聽受也中官行徑○不撓于權貴者三此獨加不受兩字明此番彼此交責禍機所伏畢生不能解不比前兩番也乃通
篇着眼處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元和元年高崇文平蜀即以為西川節度使尚書省以崇文幕
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欲困之以難處之事以崇文命幕府惟公命從郎
其日事已處置甚易疏奏侍郎外稱其能公論難逃竟坐前敢抗已私怨更甚○加一竟字則知前
番使蜀出于侍郎陰遣妙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即以其能薦之毒甚遂刺衢州欲置
之于窮苦之處至一月遷蘇州又陰調之欲陷之以必死之地李錡前反當反之先權將之戍諸州者
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權將未受朝命之攝將也鎮海節度使李錡選腹心姚志安等五人處蘇常湖杭睦五州各有兵數
千伺察刺史動靜公至十二日錡反元和二年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為姚志安所敗賊

無以為家子女皆無成立天乎人乎則求官退緩身後人先不能無感慨係之矣篇中歸重在廣平死節而以王屋謹廉伴說于後故用傳體直敘世系亦不以王屋名某字某作起手語看來自首至尾敘事感慨無不練成一片千頭萬緒中不知省却多少筆墨此與諸篇誌銘又別成一格遇方成圭遇圓成璧惟公能之未易與俗眼道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直敘年壽葬處起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乞銘之詞）愈曰公行應銘法（句）子又禮葬宜遣使敢不諾而銘諸（允請作銘）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初任）又尉陝之芮城（再任）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林署運使從事（三任）以課遷尉京兆鄠（四任）考滿以書

用有大名句與上文相映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敘子女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補敘葬處是其祖父兆次銘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柰何乎公言既死而葬得容身于抔土中任他偷天手段至此亦無可逞其毒權奸包藏禍心總無益也○用恨語冷語作銘從來無此奇筆

林西仲曰李少尹初仕即見知于鄭侯且丰骨稜稜不撓權貴其木可大用何疑無柰其為度支郎時與中使侍郎責善遂致其百端排陷使崇文刺衢州奔走于紛爭饑饉之區甚至蘇州先用杜兼辭以李錡必反此舉朝所共聞者忽調而納之于死地小人欲甘心于君子何所不至其械致于錡因錡敗而得免乃天幸耳三年報政復抑之于外斷不使其一日立朝設施建白雖忠節治行藉以顯著其危苦亦甚矣銘詞絕無一字致贊但謂死葬之後不能再加戕害所以明小人肆毒不殺不休深疾而冷刺之也通篇以中使侍郎坐其抗已句作眼其行文練

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屈義）于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其桎梏釘于船舷而生致）及境（未及京口）錡適敗縛（兵馬司張子良與牙將裴行立合謀執錡裹之以帛縋于城下械送京師）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民戴其義）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君旌其忠○已上歷敘內用兩次外用三次奉使一次皆不撓于權貴至十分艱危中尤能自立頭緒紛雜以中使侍郎作前後針線條縷無遺多少筆力）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亦中使侍郎陰擠之必不使內用也）呂氏子昃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本世家子以道士求見）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以扶正教而斷治）黜屬令二人以贓（以除貪汚而斷治）滅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以寬追徵為斷治）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自盡而不求名故名亦不能盡其實如為河南請緩徵而事竟及于天下如此類甚多也○已上敘河南事畢）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變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敘三代）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因前教育于外氏不得不敘其母族且及其舅也有大名與上文事出名上句相映）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絃祖曰餗皆有大名（因以配祔葬又不得不敘其先世亦

大臣曰角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果可撼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是其有名節處可見自稱為天下奇男子不是無顧忌大語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懷奇得其用矣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懷奇又得其用矣居歲餘如有所不樂此乃胸中不可告人處苦甚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閿鄉縣屬陝州潼關○還是負氣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料必不能大用以盡所長○負氣到底明年當是元和八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敘卒葬地方曾祖爽洪州武陵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敘世次○以先世無甚顯達者故敘在後此作文定法也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亦懷奇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亦負氣○恰是一對翁壻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擇壻不顧其似已知齟齬致窮

字造句古雅絕倫大約從行狀中芟煩就簡自作機軸故段落篇法無不天然入妙尤敘事之所難者粗心人讀之且不能分其句讀況探其神理乎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四字一篇之綱）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所以負氣者）有道路可指取（欲別行一路嗟手功名）有名節可以戾契（戾契不平正貌即大德不踰小德可以出入之意有連下句致字讀便不成文理○所以懷奇者）致困于無資地不能自出（如此舉動自然不合于世至于窮乏不能自奮而有成）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出于萬不得已）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又以負氣致困）上初即位（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欲得奇才而用之如漢詔四科之類）君笑曰此非吾時耶（以為有道路可指取矣）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好讀書似朱買臣行徑）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又以懷奇致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又以為有道路可指取矣）乃蹐門告曰（蹐音蠢雜入也不須紹介而自通考異作蹐坊本作踏恐字之誤）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自署腳色似東方朔自薦可為天子

此也擇婦先擇翁以為惟此翁可人意則茫茫宇宙間欲别求第二人必不可得矣壻入南山翁投江水諸公貴人之側皆一班熟軟媚耳目物件方枘入鑿無所容身冰清玉潤又得一樂廣衛玠真奇緣也給媒得婦雖于名節有所戾契然不羈游戲所以成其為天下奇男子不然一法度士而已篇中敘事錯落可喜而銘詞復峭拔古奧誠昌黎得意妙文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計至也○下文許多處置皆因其無子先提出省力）愈走位哭（禮記朋友哭諸寢門之外）且召張籍會哭（為下文定謚伏脉）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賻之也）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禮以韓氏為主皆因公識孟故）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餘慶興元尹鄭公名與孟定交事見下文禮所當告也○已上自敘哭孟事畢）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為下文葬祀伏脉）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以可哀者多不能成文）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興元尹所使也又不暇作）

之非猶屬私意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擇翁獨喜其似已竟以齟齬致窮爲是真個硬漢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誑媒圖婚是其有名節可以庚契處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眡幸而聽我行其謀既吐實矣則謝媒之百金亦成畫餅乃仍爲之劾力可稱奇媒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翁果大人究竟擇個齟齬致窮女壻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促其季始十歲敘妻子銘曰

鼎也不可以拄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總言才大不堪小用秖繫其逢不繫巧愚遭逢命也與才無涉不諧其須有銜不袪銜馬勒也袪袖口也乘馬之時少着衣之時多不合所需乃不逢時耳鑽石埋辭以列幽墟惟有藏其辭于地下以誌不忘而已

林西仲曰懷奇負氣四字是王君一生本領逐段以此作線蓋惟懷奇負氣所以不用于世即用亦不能盡其用卒致長往不顧鬱鬱病殞者

內以長官而行朋友之禮敬之至也○已上敘科名官爵皆及其母隱隱寫其孝德毋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應篇首鄭氏以告句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敘卒年買棺以斂以二人舁歸始死不能成禮可哀鄧郢皆在江南仕武康○二季無一從喪可哀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敘葬處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附益也○已上敘喪祭畢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文行皆合古人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將葬易名出禮記言隱而賢者亦有此例則已仕者尤可行也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揭德為貞振華為曜皆曰然遂用之敘貞曜二字來歷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浙東路遠喪葬皆不得與帶敘在此冀彼實其言亦所以經紀孟氏非閒筆也銘

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猗倚同守之正維出不訾不可訾量材之貴維卒不施終不見用于世以昌其詩惟昌大其詩以存于世而已昌者有日新月盛之義東野一生精神全注于此無他用也○把揭德振華一串說來作銘語妙

林西仲曰東野生平文行俱當在古人中求之故張籍定謚有揭德振

銘。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言非公別無敢作是無銘也何以為葬）乃序而銘之（已上敘作銘之由）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一氣敘出父母名氏官爵及兩弟之名純用省筆且下文兩奉母命及酆郢皆在江南句俱有來歷人都不覺）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句）見長而愈騫（自幼知正長幼之序持身之法迨識見日長而愈自抑損所以取益也騫損也舊解則見二字作一句不成文理一本作有法二字恐係後人更易均不敢從）涵而揉之（揉手挺之使成器謂所取之博而又能精也）內外完好（立身無闕行事無疵）色夷氣清（和而介）可畏而親（清則可畏夷則可親已上是其揭德處）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劌割鉥針也刻劃極其至）刃迎縷解（批導極其工）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語極其奇而思極其深也）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又若不經意而得之故甚易而且多）唯其大翫于詞而與世抹摋（抑視其所為詩而不自惜塗抹揮散任人取去）人皆劫劫我獨有餘（人汲汲于取奪且不能給而我可以應之不竭）有以後時開先生者（以當存為傳後之計開導之）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擠推出也既棄無復取之理已上敘其為詩是其振華處）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以母老歸養之急故）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不暇擇祿）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

事遠不大傳。（本無可傳，以事遠二字推開一筆，伏下文。單言太尉子孫句，妙。）琯相位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葬贈太尉，流聲于茲。（琯有高志而無實才，止言其出處之正，不但語有分寸，且與下文非附黨而進、不行賂而退二意相映，妙。）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已上敘三代。）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擩字出周禮儀禮，猶染也。因其出身門庇，回護一筆，妙。）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屬西安府。）益自飭理，同官憚伏。（有服人之能，皆自立身上論。）衛晏使嶺南黜陟，（屬廣東。嶺名大庾。）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有知人之能。）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有任事之能。）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荊州府。）公一隨遷，佐胄，累功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以副使之職為賓介中最貴者。）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名益著。）遷萬年令，果辨徼絕。（果有決斷，辨有分析。徼即徼本字。玉篇云：行也。言所行殊絕，人不能及。○已上歷敘佐府任職之才名。）貞元末，（十九年。）王叔文用事，林公之為。（以公所為為有才。○又回護一筆，妙。）舉以為容州經略使，（容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貞觀二年，邊州皆別置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蜑

華千古有光之説其客死無子貧又不能舉葬在公尤為關情走位之哭事事俱依古禮而行原不敢以時人相待隨手徵銘時作不忍銘一語便已淒絶但虧他拉拉雜雜説來純用省筆撰其所以能用省筆之故只在上伏下應天然位置針針縫接一絲不亂較之他篇另是一格若文之佳惟中間敘為詩一段是公本色前後古質處直逼周秦此等文字當在筆墨外尋其氣味愈讀愈見其高任他如何妙手總不能彷彿其萬一也茅鹿門謂公與東野生平厚交志銘亦不妄許一字不知東野仕路中並未著有功蹟即為溧陽尉亦日向投金瀨平陵城以賦詩為事不理邑政溧陽令言之刺史使人代攝而分其半俸卒以此去尉則作誌銘時如何可以扭揑得來但極贊其為詩與持身孝養處便覺千古有光後人無匹已足以不朽矣豈靳其揄揚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宰相仍重也融相天后

元和七年也時中貴吐突承璀方有寵握重權而羣閹尤增氣燄持詔至容其邀重賂何必復道房公初示以吏部官告欲杜其無已之求繼啗以南口十五陰持其違公之短計彼回旨雖欲加害亦當知顧畏而不敢發也豈料慾谿未滿終不能平以致互訐紛紜或左遷或杖死此時羣閹切齒安得不從中搆煽追論為王叔文私人以洩其毒虔州之貶竟與當日附黨者同一處分矣碣銘之作既不便明言受貶之非辜又不便歸咎中官之始禍只逐段寫其有治才成績而以王叔文之舉為材起見先提一筆則不由于附黨可知以不立資遺為義起見先提一筆則無力于行賂可知雖死貶所仍不失乃祖以道進退家風可無怨悔銘詞內所謂非公之怨者此也大抵不肯順隨之人必不肯依權門為進取此其可以理斷者銘詞內所謂銘以著之者此也含蓄之極又發明之盡若他手為之不知露出多少形迹矣

南海彝種守。條。死要。誓死奉約不相漁劫。無侵盜之患服其教令稅節賦時無拖欠之習公私有餘官民皆賴之○贍其財用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節而能施不自留資用所存剩者所以為義。○已上敘容州勞績。併伏下不能行賂之故在容九年。遷領桂州。今廣西桂林府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詔也應待失禮。容主違言。交相訐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方遷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得官告。飛驛付房公。中官李建章持詔至。公恐其邀重賂。出而示之。止獻南口十五。南口。南方人口。先奉有禁者也。建章以賂得官告。歸奏。降太僕丞。至中途。公自陳建章受南口十五。上怒。杖一百處死。併黜房公。○敘事渾得妙。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已上敘受貶。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不書卒葬年月及妻子女之數。以墓誌已載也。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家學著名。條葉被澤。流風餘韻。猶可及其疏遠旌黨。況公其孫。得傳何疑。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不由科目。佐使于南。乃始已致。○自立功名。不藉祖父。○朱本已作以。誤。既辦萬年。命屏容服。經畧容州。功緒卓殊。岷獠循業。皆安其治。維不順隨。與中官有違言。失署亡資。坐貶。而官職與封邑一時俱棄。非公之懲。在公原不以貶為恨。銘以著之。其不肯行重賂順隨中使之意。不可不為表白。以示于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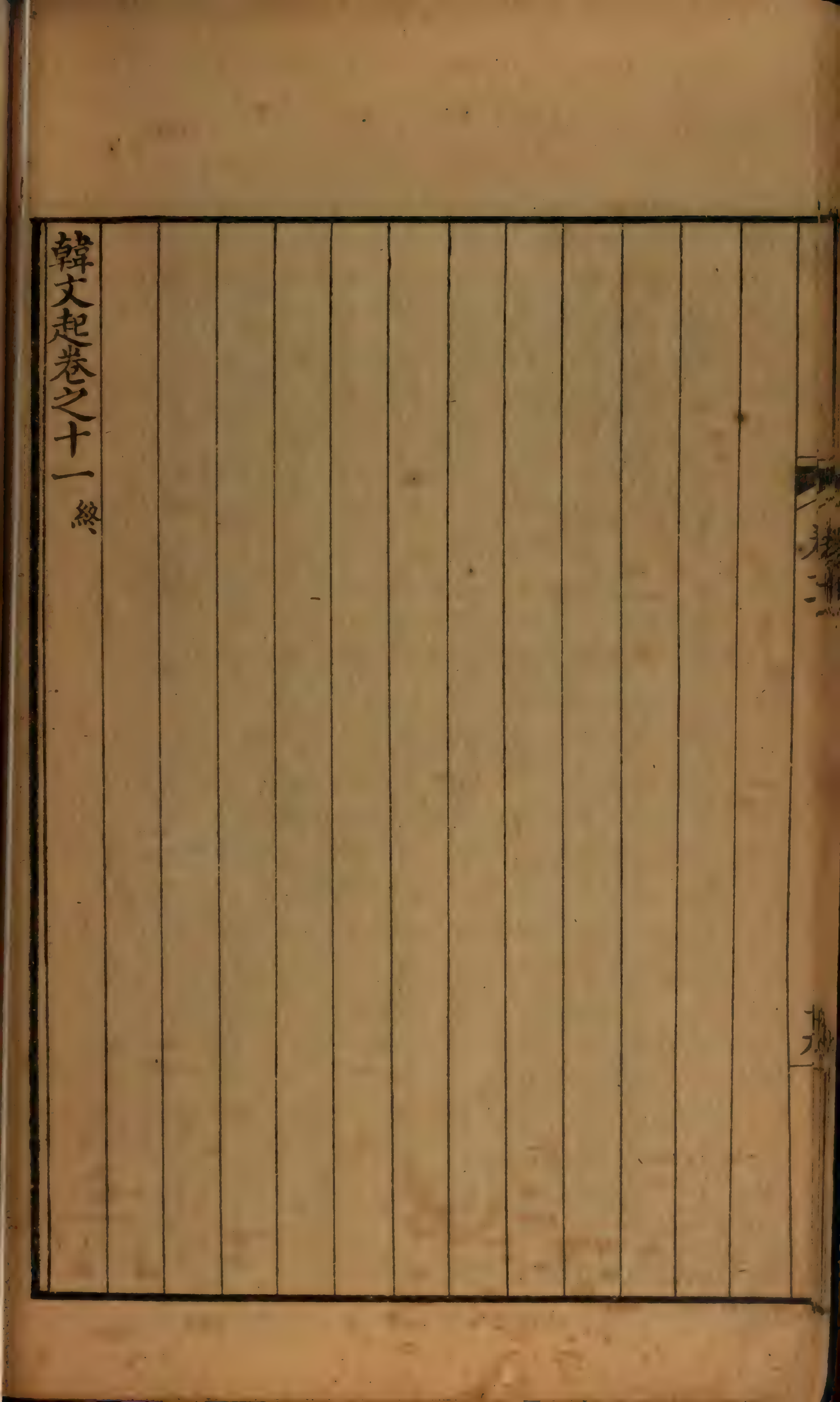
林西仲曰。房公坐貶。無年月可稽。以王叔文用事時數至在容九年。則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沅芷之　仝校
姪孫秉柱常礎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文明）姓韋氏六世祖孝寬（字叔裕杜陵人）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屬湖廣鄖陽府）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敘世系）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以能受所教）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峽州即夷陵州與遠安縣今俱屬荊州府）以讓其庶兄（以出身不足見長且知庶兄不能自圖進取故也○科目與官可以讓得人）奇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五經為明經之首選學益進而出身便有名○讓官之後又讀書再應舉更奇）歷校書郎（初受職）咸陽尉佐邠寧軍（皆屬西安府○再遷）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三遷）益有名（有名二字是韋公一生受用亦是一生受虧處故段中多點出）遷起居郎（四遷）吳少誠襲許州（貞元十五年圍刺史上官說）拜河陽行軍司馬（時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皆與戰）



韓文起卷之十一　終

蜀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故徵入議。劉闢去梓州，神策行營節度高崇文聞李康被執趣梓州闢將邢泚遁去。因以梓州讓高崇文，韋言崇文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上從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晉州今平陽府慈州今吉州與隰州俱屬平陽。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遷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張開大也養民以生財足用則所職張矣此句是全篇眼目。不如屬之河東便。河東向有節度使本可兼理○因觀察晉慈濕三州未有治功故以此語為下文洪州作引。上以為忠，以不圖自便故。一歲，元和二年。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九遷。以晉慈隰屬河東，用其言。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節妄費。罷入州無事之食者，社冗耗。以聚其財，留為興事之資。始教人為瓦屋，因謂此久用茅竹常被火災故。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蓄之廣則用之不竭價之平則得之無難。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恐一時不能還其值。從令者免其賦之半，蘇其力以堅其心。逃未復者，官與為之，恐一時不能待其歸。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助其資而鼓其興。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重屋即在瓦屋之內大約瓦屋三間有重屋一間也。民無火憂，得瓦屋之利。暑濕則乘其高，得重屋之利。別命置南北市營，商歸市軍歸營。

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五遷。○少誠死于元和四年。此必有誤。新羅國君死。新羅居漢樂浪。在長人國西。國君敬信死。立其嫡孫俊邕。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奉使之事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欲其受財為費。以省國用。公將行曰。吾天子吏。奉公其職。乃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責官以受錢邪。無行私之理。即具疏所以自言不上十員名之意。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奉使實未終其事。留此數語。為下文洪州所告不法之誣伏案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俊邕死。子重興立。當俟別差持冊命再往也。還。句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遷六始城容州。周十三里。民賴以為衛。置屯田二十四所。兵賴以為養。化大行。民安兵強。自然服吾教令。詔加大中大夫。已上敘經畧容州之小試。而敘為下文洪州作引。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遷七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指韋執誼王伾王叔文等。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已上敘為諫議之能張其職。為下文才能臣三字伏案。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永貞元年。西川節度劉闢反。韋議當討。即以為東川節度。西川。成都也。東川即梓州。今潼川州也。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守方盡力。不可易將。時李康為東川節度徵還。入議

官留江西待辯（此一詔必有從中力主之者）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此一死必有大不得于心者）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按誣告律）公能益明

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敘年壽卒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惠而致貧）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為前導）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貴而能謙 已上補敘平日之為人 見其不為不法之事 且無開罪于人之處）娶清河崔氏故夾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庶出者亦在內 敘妻子）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敘葬處）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敘乞銘）銘曰

武陽受業（韋封武陽郡公）始於太師（魯公所傳）以官讓兄自待不疑（知必能再取科第）勤于紫閣取益以卑（事從父態）可謂有源卒用無疵（學既優自然為才臣 始終無過差）慊慊為人（慊當作謙）

（持卑一不易）矯矯為官（欲張職為國家費）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去害興利州無遺便）八名聲之下

不使雜處于瓦屋重屋之內又分別其為南為北如此諸軍歲旱種不入土指屯田募人就功厚與之
直而給其食計其浸灌之勞而酬之業成人不病饑軍民又便于相助力為長衢南北夾兩營
東西七里又于所置營屋分而為兩南北相向其中為街自東至西計有七里之長人去漯污氣益蘇漯散也軍得除
其蒸濕之害與上文不病饑皆稱人者對馬而言也復作南昌縣徙廄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
不連死馬得除其瘴疫之害自上文教人為瓦屋至此俱在蓋屋一事為軍民去害興利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
里為水害計疏為斗門以走潦水為田利計公去位之明年元和六年江水平堤老幼泣
而思曰因公已卒故泣而追思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江與海接故云築扞之去害灌陂塘五
百九十八澤障曰陂鑿地注水曰塘得田萬二千頃無水棄地皆可耕種所謂為國家費者此斗門之興利也二效俱在
身後始見然不得不敘在此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
大如是其細可畧也補此數語纔不是單為洪州一郡包括了多少事情又省了多少閒話妙已上細敘觀察江西之能張
其職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句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
干條朝廷方勇於治國法固不可不行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
受垢受誣尤不可不白公之賢公之忠上既知之有素此番一卒上書何至遽令罷官受理乎斡旋數語存國體以慰臣心妙詔罷

不聞加贈其官絕不聞給賜其葬則罷官待辯之詔不爲無因而未辯得疾先薨亦非無故舉可知矣此意不便明敘只得爲憲宗回護數語却於銘詞中點出無疵二字又謂名聲之下難于獨處辯而益明仇者所歎以見江西並無不法之事只爲盛名取忌所致及公道在人名不終掩而忌者猶有餘恨未消不無已甚也若指卒而言又若不指卒而言吞吐隱現間可謂良工心獨苦矣嗚呼任事之難君恩之不可恃如此何可勝歎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位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是方質有氣所自出）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唐制國學中專誦習教授者謂之儒學○是長於文詞所自出已上敘祖父名位德業）君方質有氣（方則不肯圓轉質則不肯飾偽有氣則喜加人不肯受人屈辱四字一篇之綱）形貌魁碩（其狀過人）長於文詞（其才過人○唐制擇人之法在體貌豐偉文理優長故云）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出身之正）自京兆武

獨處為難（治功聞天下必有忌者）辯而益明仇者所歎（卒既生誣忌者不能售其毒付之一歎而已）碑於墓前維昭美故（可示世人）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可示後人言以此文或立碑或納壙無所不可正見其直而不華無諛詞也）

林西仲曰韋公一生事事俱要出人頭地即初出身時由於再取科第斯已奇矣且奉職勇於自任凡在內在外議論措施皆井井有條理合於機宜以故聲名日盛其所謂才能臣乃其定評所謂張職為國家費乃其素志也仕途中歷任者九加銜者四受職而未至任者五然其治功總無過於江西之去害興利大有益于軍民至歿後四十年而八州老幼猶思之不衰宣宗命杜牧為撰功德碑且錄其子宙為監察御史其治狀必大有過人者篇中步步分敘却步步埋伏至寫江西一大段則條分縷析備極周詳輕重莫不有法但名存謗歸理所必至君闇萬里以逋誅之小卒片紙飛誣乃能上達至尊使平日稱其為賢信其為忠之大臣貽羞三褫簿責法庭迨是非既白之後絕不聞復還其爵絕

此暫時準折而徵之非常額也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呼讙為賀欲以成其為養賀者喜刺史不被罪也此刺虔州得方質之敎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一定數目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亦一時權增但至加倍則為害於民大矣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貪愛也自知必棄官但不肯棄法留牒不肯從留而不行牒而不宣竟以代罷使人代徵而以悞飴奏罷其官此刺澧州以方質獲罪者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劇增多也既罷而餘怒未消猶遣多吏搜其他惡欲陷之法改河南令無可加罪只得降職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是平日曾以氣相加者恰遇着鬪殺君年且老近六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一定之禮不得已就官無可避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有氣人如何受得這般屈辱去猶恨晚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一句總收前文多少筆力恨曰義不可再辱用漢書成語妙又奚為於京師間即至京師亦無益竟閉門死年六十到底成個有氣的人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葬洛陽其兄將作少監昔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政設監一人少監二人昔其名也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

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臨武（以方質有氣取忌）二年逢恩（順宗初立）俱徙椽江陵（為裴均從事）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邕州管令廣西地以去京師遠不願行也）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憚與齒）共食公堂抑首促促（縮小貌）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闌猶妄參也用漢成紀闌入字法憚與言）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嚴亦畏也）事以辦治（以諸椽皆奉公諸屬皆應命之故此方質有氣之效也說出人人敬畏為末段拜走仰望受辱作反映語）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與鳳隴節度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宅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說出不樂去京師為末段不至京師作反映語）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棘棘有芒刺之意守法二字是其方質處）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有妨於耕種無以為養）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有惑於邪說無以為教）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禁其捕而督其訴積弊頓清）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之往也）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欲以成其為教）度支符州（符猶行帖）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屯（唐制租賦米調賦緜屯猶頃也）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敘父爵）太傅初姓張氏（原名張忠志史朝義之將）肅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寶應元年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敘受姓來歷）太傅薨（德宗建中二年）公兄弟讓嗣（寶臣以其子惟岳為留後回護妙）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三年惟岳反遣惟簡賫密表入朝欲誅諸將之不從者回護妙）及兄死家覆（是年惟岳為其將王武俊等所殺）有司設防守（以叛屬連坐囚之）德宗如奉天（四年）守卒出公（乘亂自出又回護妙）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歸恆州也有不違將母之意）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不以冠多而少挫）有功（又立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初次遷官）從幸梁州（興元元年）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取道于有人家而行）得見德宗於盩屋西（不以路迷而中阻）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既忘身而保駕勢不能復有所顧臣兩番從幸皆冒死而前此句實為通篇關紐伏下文孝由忠立之脉）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已上歷敘遷官總未嘗離宿衛伏下文臣幸得宿衛之脉）又改戶部

南方者也（應前）最為知君（當得作銘）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有其才而無其位）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亦不當遽沒）惟其頎頎以壯厥聲（下飛曰頏惟屢居下位著績以增重其名而已）

林西仲曰方質有氣四字是張君一生大得力亦是張君一生大受病蓋士生三代之後以此獨善其身不降不辱未始非第一流人品但一入仕途未必人人如我在權倖必忌而逐之在僚屬必憚而疏之在內之上位必憎而出之在外之上位必仇而罷之甚至吹求掇拾無所不至究竟不免降志辱身賫恨而歿雖有致君澤民大作用悉付之塵飯土羹理所必至也是篇把張君事蹟畧點在虔州一段其餘自始至終總寫其方枘入鑿迍邅坎坷之況見得世風汚下小人道長即此不容於流俗處便是疾風勁草人不能及公祭文中自言納石壙中外著後世亦知此文必傳洵用意之作也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宿衛四十餘年。自建中四年至元和六年僅二十九年。四十二字恐有悮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應上以死從衛句。有此數語則前後成得一片。此篇法之妙天子加慰遣焉。以任用有成故已上叙入朝受優禮之榮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計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叙年壽弔贈葬處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叙妻室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叙子息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補叙元立所以得嗣之由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于韓氏曰。先人常有託于夫子也。言請銘出于父之意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不待再叙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此不可不表揚者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其身猶處可興之勢于僕射童羈。年僅十八孰與之朋。本無所藉遺國之難。以節自發。冒死從辛致其勤艱。以復考烈。使先人功業不隳孝由忠立。爵名隨之。國恩亦酬加無已銘此位石。維昧之詒。昧于忠孝者見此亦當知所法乎時方討李師道如此立言大有關係妙

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興平縣屬西安府）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于是天子以公林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頓三句以起下文所以外用之故已上敘金吾事蹟啣接取勢妙）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兼治人將兵之責）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規小利）公以為國家于彝狄當用長算邊將宜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盜恩竊功軍賞也籌邊良策盡此數語）禁不得妄入其地（條教謹矣）益市耕牛鑄鎛釤鉏斸（皆去草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陸路由郿縣達漢中）船循渭而下（水路由寶雞達鞏昌）首尾相繼不絕（財穀蓄矣吏農之力亦完矣若有上旨無不可俟而行此長算也已上敘鳳翔隴州之事蹟）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每人分燕一殿）張百戲（盡其歡）公卿侍臣咸與（盡其敬）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

為福其用意有關于世道人心不小尤非文士所能及者讀者當細心參考不然則憒然置之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不著姓者以王孫無不知其姓也）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即馬燧不書諱者以主之尊無不知其名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敘祖父為全文發端）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官以門功而拜無可稱其進身之才）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職以積年而遷無可紀其任事之功）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已上墓誌已畢）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受其祖之恩）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叨其父之情）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識其人之貌敘其三世與己皆有相關之誼）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見而因論其才）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是業豈容易守得見而因論其品）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

林西仲曰李惟簡之兄拒命殞身不足道矣即其父與田承嗣薛嵩李懷仙收安史餘黨擁兵完城不用朝廷法令既奉賜姓又請復姓意欲何為乎惟簡為京師羈囚若非冒險從幸受官王朝則家覆之後永不復振是孝由忠立四字乃其定評也但惟簡實為叛屬即在宿衛最久亦無奇功異能可以自見故開手以讓嗣歸京二句代為出脫隨以七鬪失道二段代為點綴不特明其未曾從逆且驗其急于從王稱之為忠非溢美矣按讓嗣一節不見于史疑惟簡嫡出當嗣屈于年幼故篇首屢提韓國夫人末復敘其子元立以弟得嗣之故此用倒映法也累遷官職總不離京師宿衛及為金吾執法因得節度鳳翔故另插治人將兵無所不宜二語此用暗渡法也始述其以死從衛之言引起末述其願死輦下之言收束在朝事蹟止步步虛敘在外功業必件件實寫首尾相應虛實相生有一法不備者乎至銘詞云維昧之詒是明明欲使河朔諸鎮不明道理者咸知以忠為法以不忠為戒無不可以轉禍

歷也附註於此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首舉最顯者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好個曾伯祖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又好個乃翁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少已得名聲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此段全為子厚出脫處子厚以重名為諸公要人所爭致是王叔文輩欲倚子厚以為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往彼求附也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即用事者之力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坐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刺史得邵州以未至故不著州名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

其家兒也是家之兒豈容易稱得見而因論其貌。敘其三世人物皆佳。取喻妙有分寸。詳其語意。總歸重於北平王。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一哭其一世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二哭其二世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三哭其三世

看他寫哭三世。用三樣筆法。以前段平敘。故化板為活。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自悲不能長留在世。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久不死而觀人之輒死。徒增悲耳。欲此何益。

林西仲曰墓有左誌右銘或求一人獨作或求兩人分作此則分作其誌者也殿中君本以門功授官歷俸而轉無錚錚可紀者故篇中不填一句行實但北平王有大功於國與李晟渾瑊齊名後人實難為繼孩提之時稱其家兒則後此能守其業可知此即其行實也總以其祖北平王為主其以交情感慨成文蓋緣當厄之悲刻不能忘故不禁纏綿悲惻遂別成一奇格厥後廬陵作誌銘多以為藍本遂成正調矣篇中故人稚弟句言兄會為起居舍人時與北平王有舊所以得求自通來

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中丞裴度為禹錫請此段單言其篤于友誼）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衡湘以南進士固親炙子厚者若此輩雖不知師子厚聞風亦宜知愧承前段言子厚事事可師不特感慨世人也）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二句是子厚實錄必不可諱處）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此句是子厚本心即可出脫處）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深惜之）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就跌上意翻起下文）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深幸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

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永州不及其政績止言其為文章伏末段必傳於後之脉益自刻苦四字與末段自力二字相應）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偕字得字俱為下段請播州伏脉）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永州不言政績故着此一語以為叙柳州政績之地亦以見永州無可與革也切勿以閒語讀過）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虛叙句不可少）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實舉其政之及人者）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州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在文章昌黎最推重亦在文章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却但不便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教人為文詞趂筆寫于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法不特文詞而文詞之佳愈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此另提句史遷多用此法）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令為宣慰司屬四川）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既不能辭母而行又不可奉母而往此其所以為窮）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子厚之言至此）遇有以夢得事白

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等語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而遂不能自明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誌銘首尾將文詞極口嘉贊中段一叙政績一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見至其進用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叔文欲結子厚非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言其勇於為人不自貴重則與實錄所云僥倖欲速進者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是子厚之依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為富貴苟就而不意其以奸而敗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之心事子厚之定案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若篇首不叙姓氏却于取進士第後點出柳氏有子不叙里居却于歸葬時點出萬年先人墓側而姓氏里居自見其作法皆與他篇不同至中段忽把世俗交情感慨一番又把文章必傳欣幸一番在誌銘尤無此格按史執政召子厚等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想

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二君確是難得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林西仲曰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文有寵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十數人為死友等語絕不為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肯輕易假借其實僥倖速進謂急於功名為枉尺直尋之計耳當得何罪乎叔文雖小人然當順宗初立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之附叔文謂不知叔文為小人則可若明知之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許孟容書云亟歲與負臯者親善始奇其能

州刺史。為郡守一。遷祠部郎中。為郎官二。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為郡守二。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卒日年壽。即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葬日處所。○已上敘生平所歷之終始。君天性和樂。和以待人。樂以處己。居家。一件事人。二件與待交遊。三件初持一心。未嘗變節。始終。有所緩急。就事上言。曲直。就理上言。薄厚。就情上言。疏數也。數密也。就禮上言。○凡遇有此等不同者。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一以天性之和處之。無分別過偏也。○是其為和之實。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或過訪者。或偶值者。不擇其人。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必盡其天性之樂而後已。絕不計財。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慷慨處尤遇人所難。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無可為歎。或竟日不能設食。甚至脫粟不供。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不以缺情為解。率真處尤人所難。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無憂色無歎言。皆以為樂之實。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于道者邪。總收上文和樂二意。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又非莊列放佚自適可比。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

必有子厚故交在內其落陷阱不救反擠下石等語確有所指玩祭文中有凡今之交觀勢厚薄句則知此意究竟此輩勢利反覆雖位極人臣死同卉蟻安能如子厚以斥而能傳則下石者未始非曲成之矣故不禁感慨而欣幸之總之公與子厚文章聲氣一時無兩所作祭文誌銘廟碑三篇皆絕頂出色不可以常格論也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于元魏時有假封襄成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敘世派）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敘祖父母名姓官爵）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吏部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判為上等即授官○出身皆以文進）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佐府治一）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佐府治二）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為郎官一）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佐府治三）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

以兄道佐戰歿無子得封文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父名贇本傳作河南王此言雍王得封來歷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踈不王不與襲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爲士大夫家官雖微却能自立○總敘四世且伏下力學完行及有家無家等語之脉何等筆力岌為蜀州晉原尉今屬四川生公未晬以卒周歲曰晬無家不能養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別嫁姑憐而食之不絕如綫可謂微之極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以無可倚庇恐將來不能齒於人數○便作奮厲語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學問之實浸傳之聞諸父聞字當在之字之上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學問之效諸父悲喜悲其兄之不及見又喜其能自立必大其宗也顧謂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欲子弟以為法於是縱學無不觀學問尤力○已上歷敘其奮厲于學問以為自立之地以朝邑員外尉選朝邑屬同州今陝西縣員外非正尉以流外進身也魯公真卿兄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為同官正尉同官縣屬西安府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方是個特拔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以尉職佐府

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非莊列淡漠絕物可比文可尚也人已之間仍不失其為致如此所以足貴○已上敍生平為人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前妻出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後妻出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庶出皆幼此二字總承上二十四字嗣子退思韋氏生也以甚長故另點○敍妻子畢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出身正大佐三府治譾厥績有功于鄂岳江陵襄陽之幕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利祿不自私洞然渾樸絕瑕讁和樂無過議甲子一終反位宅六十而卒

林西仲曰不逐段分填事蹟而以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面然後寫出他的天性和樂其行徑與人不同但細玩其所謂初持一心未嘗變節則佐府之忠可知所謂得俸不惜去官繫思則為郎官郡守之廉且惠可知其實又句句總應也至以莊列之道比照却即呌轉分明是和而不流樂而不荒大學問立言妙有分寸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郱字某雍王繪之後繪高祖弟仕隋為江夏總管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後此更多可知○敘妻子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為銘敘作銘之故其詞曰

愈下而微以分封而漸為士大夫家既極復飛至無家而極然剝極有必復之理其自公始奮厲再造而開之於先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必有興者而承之于後將致備物立廟祭三室如受封追王之盛不但有家而已所以謂之復飛也

林西仲曰李司馬一生遭際不離苦境無論在官在家種種顛躓即其奮厲自立處而進身未曾由科目任職又絕無功能其文其行如何可以傳世而垂後是篇實為佳壻李漢而作極寫其文行之優由於奮厲而成故能從無家而再造有家蓋以其艱難費力不比尋常也篇首點出學問之力出於幼年獨處之言篇末點出潔白之行出於士大夫之口方不涉于扭揑附會中間以試文上等書判拔萃宰相白其文理及爭事於華州出私書於河南步步穿插點綴益見得其文其行十分生動出色銘詞以孫子之多決其必興作屬望語還他一個本等名位纔無溢詞然總妙在自始至終許多頭緒却一氣呵成眞異樣筆力也

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陸渾屬河南府，以不為刺史所容故。以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於朝，拜南鄭令。縣有上中下品，亦不同，故以薦而得。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以其主有恩於縣，挾其必從。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欲使庭中人共知尹奴之橫。尹慚其廷中人，曰：「今辱我，今辱我，且曰令退。」以縱奴為恥，不欲令久立已前。遂怨之，恨其揭已之短。掇拾三年無所得。欲摘其罪以為報，而不能，是其為行之潔白處。拜宗正丞，上得聽其遷去。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屬劍南道，今四川。公喜曰：「吾將有為也。」有權可以建功，得遂其自立之願，所以為幸。○又作奮厲語。譏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有舊交。故得用，非出公選。改拜陝府左司馬，陝州屬河南。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無事可以加罪，不至受掇拾之害，又為幸。○已上歷敘其任職皆能自立。以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敘年壽。公內外行完潔白，在家在官所行者無缺，亦無玷。奮厲再成有家，用力而復成士大夫之家。士大夫談之。稱其能。○總敘生平為行，亦用士大夫三字與前相應，妙。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位暐，有功中宗時。與張柬之等乘武后疾病，誅二張，中宗得復位。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出于世族，且得母儀。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涯、洸、潘，皆進士及

忌也。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已上敘治民之惠。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總敘官爵卒年。紹述諱宗師。纔點出名。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先敘其父名爵。祖某官諱泳。後敘其祖爵名。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總敘三世出身。○不敘妻子姓名及卒葬年月處所。乃誌銘中另一格也。紹述無所不學。纔點出所學。于辭于聲。大得也。辭字了前案。聲字伏後案。奇甚。在眾若無能者。恥自衒。嘗與觀樂。問曰何如。問當何如奏。曰當然。已而果然。以聲推之所以為大得。○已上敘學業之精。咄然便止。局法更奇。銘曰。

惟古于詞必已出。不襲蹈。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文字中禦貨之盜也。後皆指前公相襲。明知其非而為之。從漢迄今用一律。相沿不改。寥寥久矣莫覺屬。無有知接屬古詞者。神徂聖伏道絕塞。神聖既往。伏不再起。而道亦中絕否塞。以無載道之器故也。旣極乃通發紹述。紹述之文。能自己出者。乃循環之理。非偶然也。文從字順各識職。隨意所之。而文字無不從順。若各知其職守者然。即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之意。有欲求之。此其躅。後人為文。當以此為法。

林西仲曰。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寫文字也。讀來却是一氣呵成文字。不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劈頭倒把作銘說入局法大奇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以卷計者一曰樊子者又三十卷以卷計者二春秋集傳十五卷以卷計者三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以篇計者一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以篇計者二賦十以篇計者三詩七百一十九以篇計者四上文得書二字直貫至此作一氣讀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先就數目上贊一句起下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皆未經人道語尤為不易必出入仁義立言之本旨既正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縕藉又深且廣衆理畢該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隨意出之若不可拘而自中于法此則行文之工也嗚呼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矣已上敘文辭之佳生而其家貴富世宦長而不有其藏一錢悉推與弟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道不宜私其利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妻子化之亦忘其家之不足已上敘持身之廉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金部戶部司庫郎官告哀賫哀詔往頒也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罷其越職建言上面不指實南方州郡此處不直言其帥姓名恐犯時

官爵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
業總敘實任官爵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
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敘年壽卒葬年月處所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孝謹學問於
江東避亂至此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待也重其文欲見其人及公就進
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自知才不能加其上于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方有重
名高字公頤東光人德宗起盧杞為饒州刺史詔出高執不下天下仰其直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
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不以有其文自居是其厚重處○已上分
寫篇首舉進士登第一段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李重榮薨公權代領以定其危
德宗令軍士自擇帥時無所屬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
疾經年轝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不以有行自居又是其厚
重處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鄭公歷六府五公文武
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望怨也不以其事有異而開罪於長官六
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

可以常格論蓋因紹述為文必自已出故意別創出此一格耳公平日與紹述最狎其薦狀亦言其于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備顧問所以銘詞單表其文與銘東野單表其詩皆舉其大者而言之既舉其大不得不以文起以學結其中練局之變化亦所謂不待繩削而自合也篇中將仁義道德等字分點即薦狀中所云持身甚苦遇物仁恕之意尤見人品可尚讀是篇方知為文原無定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西河公爵名止此）同昌諱𥉐生皇考諱叔向（字遺直）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貶秩）贈工部尚書（已上敘祖父名爵）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有集七卷）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中唐之有名者）（有其文）孝謹厚重（謹不放恣厚重不輕薄四字一篇之綱）（有其行）舉進士登第（貞元二年進士）（敘出身）佐六府五公（除盧從史外止有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總敘佐府

為姓。聖愕旋河犢引比。夫子適晉聞殺賢人竇鳴犢引以自比懼而回車。相嬰撥漢納孔軌。竇嬰觀津人漢景帝時尚黃老嬰獨好儒術○敘姓系。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觀津趙邑故城在真定府。平陵即西安府興平縣。遥遥厥緒。夫子是承。不愧先世。我敬其人。我懷其德。德字是結穴。作詩孔哀。質於幽刻。以此言刻而置之幽宅。仍質之於公也。○敘作銘。

林西仲曰。有文有行的人。多以不善居才取忌釁。公只是一味小心謙謹。不矜不盈。與世無爭。故能於仕途循資而進。無齟齬顛躓之患。亦無奇偉事蹟卓卓可紀。通篇以孝謹厚重四字作眼。把出身官爵一總敘在前面。下面逐段分寫。總不離厚重之意。故又以篤厚文行君子句總收全文。復于銘詞內點出德字。蓋言惟有德之人。所以善于居才如此。非依阿取容者所能比託也。立意正大。措詞整雅。居然傑作。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先佐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及李師道平。移靖幽州。徹為判官。長慶元年。今牛宰相僧儒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聲聞事蹟可用

有怨嫌者。不以其人有異。而開罪於同寮。○已上於無分別處見其厚重。分寫篇首佐六府五公一段。其為郎官令守

慎法。曹屬當以奉法為勝。寬惠不刻。治人當以有恩為勝。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惡

益明。是其嚴。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是其有禮教人。以嚴明為勝。恂恂愷悌。得師之道。使人可親。

○已上於有分別中。仍不失其為厚重。分寫篇首真拜郎官守令。以至司業一段。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

水部員外郎。屬工部。朗夔江撫四州刺史。朗州今常德府。江州今九江府。羣以處士徵。自吏

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廣西地。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

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滄棣冀瀛為淄青管。皆有材名。敘兄弟。公子三人。長

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黷蒙也。○趁勢帶出乞銘之意妙。次

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為鄉貢應進士試。女子三人。敘子女。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交甚久。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因為祭酒位在司業上。不便以卑臨尊故。

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敘平日交情。

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后相遭有窮之難。其妻憂傷其孕。逃出自竇生少康。夏以再家竇為氏。少康支孫以竇

何敢反汝何敢反（何故自取誅滅）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恐土人為義動公憤不利于己）即擊君以死（欲滅其口）君抵死口不絕罵（忠義之氣所激）衆皆曰義士義士（被罵而反嘖嘖稱之奇甚）或收瘞之以俟（不忍棄其尸以待其後之禮葬○已上敘其忠義）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旌之）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貞元十八年進士）請于其帥馬僕射（總）為之選于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請其尸于朱克融軍）范陽人義而歸之（發瘞而歸骨于鄆○不言朱克融者以時方議討也）以聞（奏之天子）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敘葬時處所）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曾與君同佐宣武軍）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因他病而變成此病）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恐有寒熱飢渴之患）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恐增驚惑）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物難得則價高故不惜費）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以他人必不盡心故不辭勞）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無財更難○已上追敘其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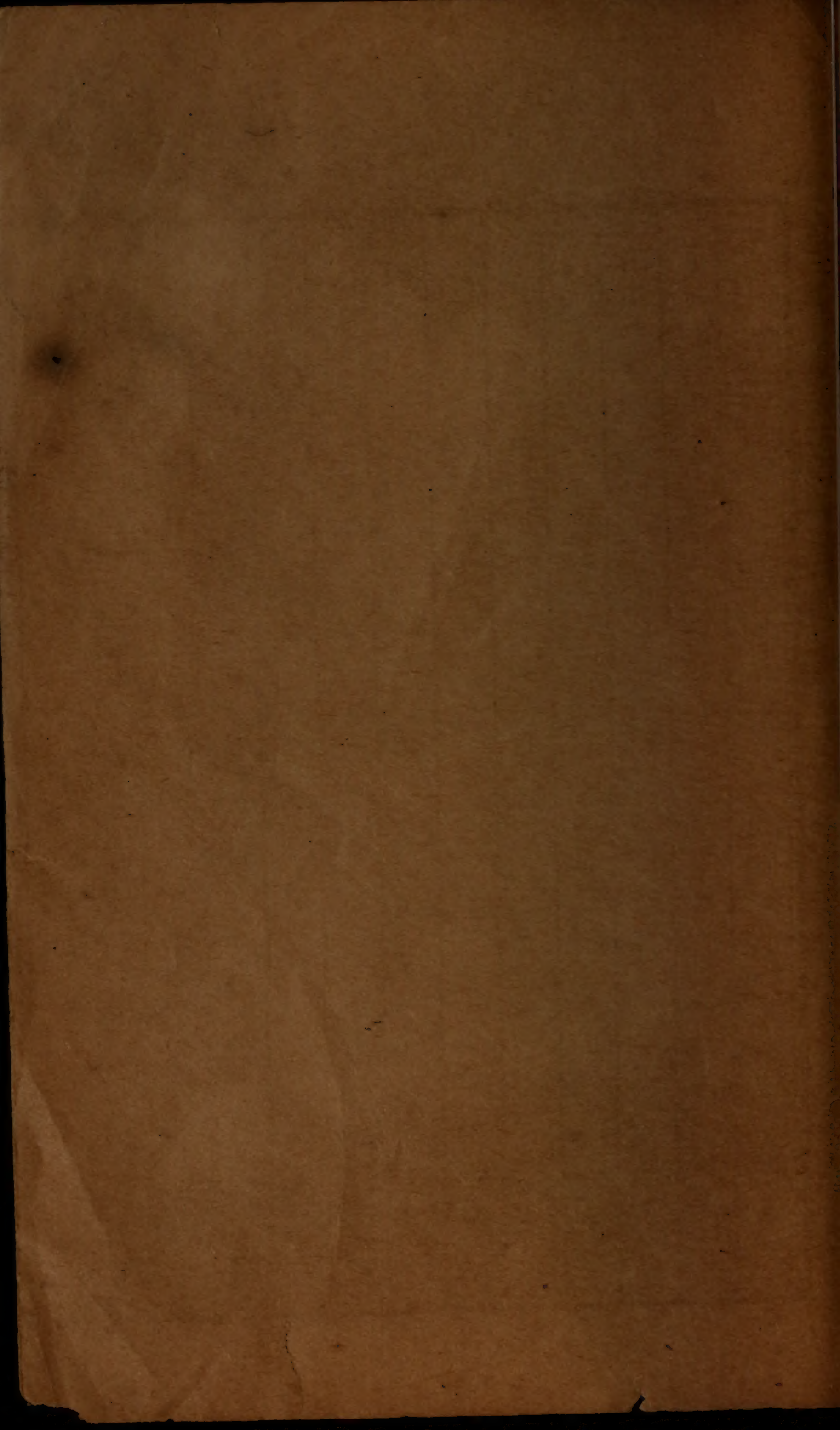
祖某某官（或作諱踐）父某某官（或作諱休為刑部郎）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受業）選于

于朝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
且久李師道以前皆自置留後習為固然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事起于懈且在鎮未久衆心未附須強佐
乃濟得有力者為輔方保無事○六句皆密奏之詞便伏下軍亂句發半道未至京有詔以君還之依所奏仍
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陞其官職而賜服佩以榮之○已上敘其才名至數日軍亂幕僚韋雍
杖小將衡導不服弘靖使都虞侯繫治之故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殺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劉操張
抱元因弘靖于薊門館直至穆宗二年授朱克融節度使始得出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
以平日獨不輕薄陵逼軍人所以謂之長者毋庸殺三句皆相約之詞置之帥所與弘靖同因一處使人守之居月
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當是察張弘靖致亂之因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未得罪地方
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可因地方人通之中貴請見自辯其致亂之罪幸得脫免歸冀得脫因而去○四句皆
告靖之詞即推門求出代靖求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知其有謀
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殺從事之衆軍不如遷之別館欲杜其謀四句皆魁與其徒之
言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
道斬于軍中為魁者之鑒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為徒者之鑒汝

徒無處討得活路來此時不得不死然忠義之氣則千載如生矣末追敘其友愛正見其天倫無所不盡皆出至性至敘其妻之賢亦以為惟君可配總是一片文字銘詞雖寫張君却句句罵世人之偷生此義若行則亂賊孤矣真有關世教之作也更按公詩集中與張君贈答甚多因其受業兼娶公之從姪女親狎之甚故銘詞直呼其名儼然以丈人行自處矣獨怪李習之亦學于公亦娶公姪女本與張君無異迨公卒而致祭其文中但呼公為兄宜以定交在先為主乎讀古人書往往有不可解如此恨不能起九原而問之

韓文起卷之十二終

諸生而嫁與之以其可配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為敘其妻之行男若干人曰某女
子曰某點出男女銘曰
嗚呼徹也有師弟之分故直呼其名人慕顧以行慕其利而顧其害子揭揭也高舉之意噎喑以為
生忍氣吞聲以圖苟活子獨割也決然置生死于度外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因世人甘受汚獨勵不染之操仁
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以德勝人可為無窮之用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有所恃以長存者故勇于
就死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明廷暗室此理常伸非強力所能刼我銘以貞之以此垂久不肖者之
咀也咀相呵也不肖之人聞之必以貪生失義自相呵責○語語奇詭且上下句各分韻尤為刱格
林西仲曰李師道新平軍心未定張弘靖以驕貴素性所辟判官韋雍
輩又皆少年輕薄之徒率以反虜詬責士卒且以小過加杖繫治致亂
有由府中既倚張君為強佐必有調停匡救于其間者故篇首敘軍亂
只在應詔還軍數日之內以明前此若不遣行必無此禍也迨既亂而
從事皆死獨相約張君長者不忍加害以明前此之待士卒毫未有過
也然後述其出館罵眾之言慷慨激烈片腔熱血盡底迸發令一班逆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6350